

專家與恐怖主義

陳玉峯

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 Derek Bok，於 1990 年的評論說：「得力於終身職的保障，以及研究世界的時間，教授擁有獨一無二的機會，充當社會的偵查員，為即將發生的危機提出預警。然而，學術界幾乎沒有人勇於揭發問題，並引起大眾的充分注意」，D. W. Orr 在一篇題為「專業與人類前途」的短文中，先舉梭羅與 D. Bok 的話，探討「為何只有少數教授願意為生物歧異度及棲地保護而付出；為何只有少數教授願意對抗攸關人類生存的嚴重問題？」

「問題的癥結在於教授只注重自己的專業化...而不實際做事。專業化可以減少犯錯的恐懼，也可免於被視為不嚴謹，這種不起作用又窄隘的專業，成為研究雞皮狗蒜事的遁詞」，而之所以設置終身教職的初衷，仍在於保護教授學術自由的權力，令其免於被報復的恐懼，期望其能從安全的教職中，發表激（基）進智慧的見解。不幸的是，如今的專業，只不過是以銷售的角度來販賣專業知識。

今之專家學者常「自以為是建立秩序的一員，而非批判者，最好別去惹當權；號稱科技中立的專家擁有日益增加的知識，然而，求知的過程中，所謂中立與客觀漸趨混淆不清，歷史學家 R. Proctor 曾說：『中立可比是科學家的立場，客觀則是可靠的科學應有的明確主張』，所謂的專家，喪失了廣博見識的理想，心靈內充斥微不足道的思惟，因而儘管我們總期待，其出現警世困境與重大危機的顛覆思潮，偏偏只能聽到愚蠢、嘈雜和晦澀難懂的所謂專業」；「專業化使領域窄裂為小單位，每小領域有其專業機構、雜誌與術語……，罕有專家全面瞭解整個知識領域，且對現行秩序有所影響。窄化的方法論以及利己主義，讓這些專家提出一大串不合時宜又自我欺騙的研究題目。所謂知識分子或專家出現於大庭廣眾時，總是討論些微不足道或無關社會的枝梢末節，說些喃喃自語或隔靴搔癢的專業知識，成就一筆安逸的意外之財，轉移令人困窘的焦點……簡言之，學術界是個安全的天堂，擁有專業化的安逸、冷漠，以及漁翁得利的社會

地位，很少扮演充滿熱情與批判思想的應有角色；專業化提供安全的知識以換取權勢，因而現代的專業毋寧是正在迫害人類的遠景」。

Orr 更提出專業對人類未來威脅的四大危機，其一，專家永續複製專家，讓學生成為危害生界的劊子手，而非保育地球的聖戰士；其二，忽視非專業的崇高理想，窄化價值意義，扼殺生命潛能；其三，學術界是全球同質化的代理商，破壞生物及文化的多樣性；其四，多數大學將自絕於 21 世紀的生態議題，因為其欠缺智能與勇氣。

為減少專業主義的胡作非為，Orr 有二點主張，其一，任何要應徵大學教職者，必須在全校座談會上回答諸如下列問題：說明你的學識在倫理、社會及政治面向的應用；你的專業知識如何廣延應用至生態面向，且如何影響人類遠景？你的專長有何重要性，對何人何時何地是重要的？你的專業知識適合在大環境中何等面向的學習？其二，打破學科界限，且立法整合學科，降低狹隘專業的壟斷行為。

Orr 的真知灼見，勇於挑戰現今學術界的主流價值觀，正是生態學試圖顛覆「學術基本教義派」的範例，直批時下所謂專家學者的貪婪、自私、短視、放縱、無情、狹隘、邪惡及其近親繁殖。

以此智慧對照台灣學術界，直可視為專業恐怖主義。數十年來摧毀生界的森林砍伐、國土開發、水泥礦業、石化核能、開山闢路、水庫水利、農藥園藝、基因重組……，殆皆屬於決定論、化約論、學術基本教義派的天下。十餘年來，在我從事保育、環保、社會及政治運動中，常有民眾詢問為何學者專家成千上萬，勇於對抗大不義者卻鳳毛麟角，D. W. Orr 的立論足以回答大概，然而，台灣學術界存有更恐怖的政治邪靈，以及人性的惡質。

我喜歡逛傳統菜市場，因而輕易的瞭解，傳統「查某人」的養成教育系統的片斷。讓一個人天天去計較一根蒜、二根蔥，努力的評比斤兩毛利，幾十年下來又如何要求他胸懷大志、關懷天下？梭羅認為注意瑣事的習慣，會永久褻瀆心靈，導致整個思惟被瑣事所束縛。